

孙 鹏

夏日歌唱家



月 亭

土地(外三首)

星斗照耀泥土
菜地外的花园
老屋下的竹篓
摇呀摇呀
是初到的人间

天井的大盆水
掉进烈日
半晌就洗出了幼年

蜗牛把柴禾背回了家
老根须用炊烟蒸熟了瓜

矮房和瓦墙越垒越高
土地没有再生出庄稼

偶尔打理出的小块菜园
或花园
是它们送给土地的
两滴泪珠

显眼的挂在那里
提醒土地
曾冰冷的逝去

树居

日历有了恒温之后
枝桠衔来一车轮的鲜花
时针乱了分秒 落荒而逃

鸟儿在树下踱着步
宣誓不属于自己的疆土上
作为鸟类的基本尊严

诗歌统治这里以来
它们成天到晚变奏着
祖先流传下来的优丽乐章

蚌贝临水换着发式
树上挂满了叶子和浆果
的艺术品 画廊很忙

结网

近期,我在结网
总的说来对于纺织
我没有多少经验
只是随便走走
丝线便交叠起来

这么好看得有经验吧
好吧唯一的经验就是
别想太多。哦
这条经验都多余
不然会不好看的

总的说来露天的东西
从来不会帮我倒忙
一天,一瓣花体飘落网上
由于我盯看了许久
凝成了玫瑰色的结点

又一日,一滴天水
不小心跌落下来
由于我忙于走神
过了两日,就化成
竹白色的棉絮

这天,我从网线折回
一双琥珀宝的猫眼
从幽蓝的窗檐下
回应我略高的体温
一片绿意便从丝处蔓延

只可惜,这么好看的网
网不住一只破败的昆虫

海鸥

凉风在分秒中呼吸
热浪里的温柔
夹缝里弄潮的诗句
没戴口罩活了下来

风要带走你的羽衣
连同你的肉身
今夜你还穿着它
莫名迸出白色浪花

会用白浪写诗的海鸥
从来都不好吃
上帝总是这么公平
如果肉身一文不值

清晨六点多钟,迷迷糊糊还在睡梦中,蝉就起劲地叫开了,就如公鸡打鸣一样准时。抬头望向窗外,已是明晃晃白花花一片,顿觉暑热难耐。起初,它只是机械地叫着,像是在应付某项差事,全无热情可言。中午时分,随着温度的升高,蝉鸣陡然高亢,由独奏变为宏大的合唱,此起彼伏,错落有致,一浪高过一浪。循声望去,只见它们掀起屁股,嘴上的针式吸管扎进树里,贪婪地吸食着汁液,欢快地大叫,乐不可支。这就是老百姓俗称的“响巴截流”吧?这时地表的温度已然超过 30 度,正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知了,知了,它们撒着欢叫得最为起劲,也不知到底知道些什么。然而,你只有恭敬聆听的份儿,倘若一不小心惊动了它们,“吱”的一声,一泡尿兜头洒下来,浇你一头一脸。

我所住的小区东面是一条河,河边长着不少柳树、法桐和槐树,倒映一泓清幽。晚饭后出去散步,但见人影散乱灯光闪烁,一群人打着手电、拿着小铲子寻找着地面上的小洞,不知疲倦地挖着“知了猴”。如果是七八岁的顽童倒也罢了,偏偏很多人看上去四五十岁的年纪。他们专找偏僻潮湿之处,尤其是雨后的清晨和黄昏,人数更为众多。不经意一瞥,袋子里蠕动着一团团黄色的生灵,不由生出些许鄙夷愤懑之意,每每在心底断喝一声,“住手!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本就枯燥,难得听见如此清亮之音,让它们唱一个夏天有什么不好?何必为一时的口腹之欲而行小儿之举?”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心有不满,却又无可奈何,不便明言指责。所以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小区河沿的蝉都是从别处飞来的,当地的“知了猴”在重重阻截之下,剩者即使侥幸匿于枝叶之间,待翅膀硬实了,身体变为纯黑的颜色,便会迅速飞往异地他乡,生存,

孙宪武

蛙声一片

老家的村西头有一条河,在河自南向北流淌的中间地带鼓出了一个半圆形的大湾。湾的水域面积有 300 多平方米,水最深处有四五米。湾的西岸连着大片的菜园和庄稼地。

这湾一年四季有水,即使在大旱之年,这里也呈现着丰裕不断的水,村里的老人说这湾底有三个大泉眼。

那些年,夏日天热的时候,村里的男人小孩都会不约而同地涌向湾里洗澡纳凉,会游泳的大人会在水深处露两手潜水泳技,不会游泳的孩子们也会在浅水区嬉戏打闹一番。

早晨和傍晚无人涉足的时候,这湾就变成了青蛙的天地,老远处便会听到“呱呱”的一片蛙叫声。这里的蛙有多种颜色,有浑身绿色的,有带灰黄条纹的,有褐色的。肤色不同,其长相和叫声都有差异。那些颜色呈绿色和灰黄条纹的,长得比较光亮娇艳,行动也很灵巧,能腾空跳跃一两米,叫声清脆;那褐色的,长得比较丑陋,背部长满了难看的小疙瘩,以爬行为主,很少能跳跃,即便跳跃也跳不远,最多几十厘米,人们给它取了个名副其实的名字——癞蛤蟆,它的叫声也有些粗癞。然而,癞蛤蟆的叫声却是那一片蛙声合唱中不可或缺的和弦声,如同低音大提琴在交响乐中那不可替代的音色。

早晨,太阳刚冒红,湾里的蛙声便开始悠扬地从村西传遍全村,爷儿们扛起家什奔向菜园或庄稼地,开始一天的劳作。女人们便开始忙活做饭,这时,村子的上空飘起了一缕缕炊烟,与空中的晨雾融合在一起,在那天籁般的蛙声中呈现出梦幻般的景象。

青蛙本身还是蔬菜和庄稼成长的帮手。每到夜间,青蛙会从湾里爬上岸,来到菜地和庄稼地,专吃那些居住在菜叶上和

无疑是第一位的。

说起来,我是一个极喜欢清静之人,对声音向来敏感,周六周日蜗居在家,楼里一阵叮叮当当当地敲打声便让我心烦意乱,更不用说周边建筑施工、家庭装修的噪音。但对于清亮的蝉声,却完全是欣然接纳的。岂止接纳,简直是求之不得。它们在火热的季节火热登场,唱出心中火热的激情。中午,伴着蝉鸣歇个晌,明显感到入梦快,睡得沉。一觉醒来,整个下午都感到精力充沛。蝉声绕耳,似有若无,这时如果再泡上一壶清茶,捧读一本喜欢的小说,或者观看一部心仪已久的影片,那份惬意与自得,非言语所能形容,当真是妙处难与君说。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南朝诗人王籍的心思真是幽微纤细,千百年来依然常读常新,心有戚戚焉。蝉,总是与山林为伍,与滚滚红尘疏离,它是高洁的象征、欢乐的载体。浸染都市日久,田园的意境自然是可望而不可即,但那清新悦耳的蝉声,却一任你展开想象的翅膀,尽情翱翔在故土田园的上空,家乡的风物——在眼前闪现,一种极其深沉的情感油然而生。悠悠蝉鸣,清亮如斯,不知不觉间,指引着你步入幽幽密林深处,怒放的鲜花铺陈一地的阳光,慢慢地,眼前的楼群逐渐模糊了,恍然之间,一幢幢钢筋混凝土的楼房消失了,幻化成了一棵棵参天大树。

没错,蝉是天地之精灵,它将城乡不着痕迹地连接在一起,消弭了两者森严壁垒的界限,你能分辨出哪个蝉是城里的,哪个又是乡村的?不过是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罢了。如果硬要弄个明白的话,那就是乡村的蝉随遇而安,天然一副大嗓门,大大咧咧率性随意;而城市的蝉就胆怯多了,枝桠之上攀爬得更高,藏身之地也更为

庄稼叶上的蚜虫,以及地表下伤害庄稼根茎的地蚕类害虫。

村西头靠近湾的地里,作物比其它地段长得旺盛,除了有方便的水源浇灌外,应该还得益于蛙们每日不断地自天然灭虫,消除了病虫害对蔬菜庄稼的侵蚀。

蛙声,给夏日的乡村带来一曲不可替代的自然交响。青蛙本身的繁衍生存,就是自然界生物相互依存的链条,不可或缺。

如今,大片的蛙叫声在车水马龙的城市场已很少听得见了。一日,我走到中山公园的小西湖边,忽然听到一阵断断续续的蛙叫声,感到很亲切,便来到湖中木栈道上,想欣赏一下蛙和它们的叫声。大概因游人太多的缘故,这里的青蛙白天很少能凑到一起互相比着亮嗓。不过,也有少数青蛙并不怕人,时而跳到荷叶上,有意让游人用手机拍一下自己与身旁荷花的情影。有时可能为了让观众听一听它们的欢叫,也会三三两两凑在一起来一段小合唱。

听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讲,每天天不亮,小西湖里就响起蛙声一片。我想,住在这里的居民该是多么惬意,整个夏天都可以收获这份愉悦。



升远 图

秋 也

翠菊街

眼球,续编残章更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从小不爱串门走亲戚,唯一感兴趣的就是爬到人家的炕上去看报纸年画,钻进人家的套间里去拜访面缸。

我固执地认为,文字是有灵性的,泡久了,就能洗去村味,让灵魂高贵起来。为了多沾染墨香,我逃离故乡去异乡的城市,用文字为他人作嫁衣。距离产生美,在越来越多的思念和回望中,生养我的村庄被反复 P 图,幻化成最美的世外桃源。城市没有征服我的心,我身上农民的烙印越来越清晰,文字土得掉渣,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就连血管里的血,都跟家乡的水一个流向。

出走,是为了更彻底地回归。我回到故乡的头一件事,就是买下一座老土屋,在院子里挖井,栽上果树,在门口种上花草。这时候,村里的大部分街道已经硬化,作为村里房屋最破、住户最少、最狭窄的一条街,它得以素颜朝天维持原貌,却因祸得福,因为泥土对花草的簇拥,散发着曲径通幽的韵味。

在乡亲门口再次看到翠菊的时候,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半个多世纪过去,这土得掉渣的花草,还在不离不弃地替我们守护着空荡荡的村庄。我讨来几棵翠菊,栽在大门旁边,好像自己也借此重新扎根故土。不愧是老相识,它们给了我一个明艳艳的秋天。墙皮斑驳的老房

隐蔽,须待屏声敛气一段时日,确认周遭没有任何危险后,方才小心翼翼一展歌喉。蝉声,可谓快速城镇化当中留存不多的农耕痕迹之一,尽管有些稀疏,有些普通,但物以稀为贵。

由此,我想起几年前到北九水小住的日子,连续几场大雨,大河有水小河满,哗哗的水流冲击岩石,跌宕之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音清脆悦耳,夜晚不但不影响休息,而且睡得格外香甜。一开始,还以为仅仅是自身的感受,无意间听朋友说起,竟然也是一样的体验,不禁感到愕然。想来,自然界的声音都是原生态的,而原生态,一直都是现代人心灵极度渴望的,根治都市病的“良药”。匆匆忙忙,何如气定神闲?就如这清亮的蝉声,它无处不在,声声入耳,小心维系着人与自然脆弱的生态,朴素的感知亘古未变,原始的亲情让人倍感亲切。

我一直很奇怪,同样都是声音,为什么耳朵会自动过滤掉人工的嘈杂,而钟情于自然的韵律?“听觉”历经进化,依然完好如初,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一人职场,忙忙碌碌,糊口谋生成了生活的全部,时常忘记了倾听自己的心声,不知到底要到哪里去,究竟想要一种怎样的生活,疑惑之中央带几丝茫然。年年蝉鸣,迷迷糊糊,转瞬已是半百之年。隐隐约约地,家乡的蝉鸣不停在耳边回响,似乎在昭示着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无端勾起满腔的思绪,另一个我在心底倔强地叩问,一遍遍直击自己的灵魂,似乎要从胸腔里蹦出来,熟悉又陌生,忧伤而甜蜜。

都市车水马龙,鸣蝉日见寂寥,只有回到农村,才能一饱耳福,仰望高大直立的一排排白杨树,蝉声密密匝匝地泼洒下来,顿觉清凉及身,暑气倾消,什么都想,又什么都不想,但愿静静

刘代传

天国里的姥姥

2021 年的农历七月初一,慈爱的姥姥永远离开了我们。

听妈妈说,从年轻时,姥姥的身体就弱,她常年吃中药,在我有记忆的三十多年里,她身边总有些药片、膏药的影子。最近这十几年,心衰、血栓也一次又一次挑战她。最后这几年,她的阿尔茨海默症不断加重,从晚近的事情开始遗忘,直到不认识自己的子女。

她的身体那样弱小,但每次与病魔斗争都赢了,一直到她 92 岁这次。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医学解释,衰老也好,痼疾也罢,但我更愿意相信,她在天国的妈妈想念她了,呼唤她去团聚了。前不久她睡醒了以后说梦话,说见到她妈妈来找她了……

小时候我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姥姥家多数是探亲时才能团聚,甚至只是“度假”的一个去处。每次去,看得出姥姥都特别高兴,但她不会强烈直白地表达,例如她不会把我抱起,或直接告诉我我想我之类的话。那时,姥姥家还保留着平房,对于我们那般大小的孩子,这是片自在的小天地,可以这院那院里跑来跑去,骑小车,放鞭炮,各种调皮。我和淘气更甚于我的表妹一起,常常搞得鸡飞狗跳,然而姥姥却只是笑着,并不怎么管。这给了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很难得的一样东西——自由。

小时候喜欢小动物,但养到自己家不能承受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姥姥。送去她那里的,有表姐的小狗,我的小鸡小兔子……这些小动物好像在那里也获得了自由的生长。

像那个年代大多数女人一样,姥姥没有读过书,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这不影响她叙事的能力。姥姥是个天生会讲故事的人。

日本人侵青岛的时候,姥姥还不满十岁。在一个夏天的中午,她背着自己的弟弟和妹妹往大山上跑,找山洞躲藏,慌乱中磕到了弟弟妹妹。到达安全地带,放下才两岁的妹妹,姥姥这才看到妹妹让树枝和松树针扎得浑身是伤,她心疼得哭,弟弟妹妹也吓得哭……这样的故事

升远 图

子,狭窄的土街,艳丽的翠菊花,形成了一条复古的胡同,给我一种时空交错的惊艳,仿佛穿过它,便可以回到自己的童年。这些父亲曾经温柔以待的花,这些母亲一边嫌弃无用、一边大把大把挥霍的花,让我忘记今夕何夕。仿佛我在外漂泊那么久,就是为了剔除变异的部分,重新扑进泥土的怀抱,栽下崭新的自己。

一年一年,门口的翠菊越来越多,风把它的爱撒遍每一个角落,这条街就成了翠菊街。一只猫,经常从我的门前经过,在翠菊下晒太阳,我们成了好朋友。它似乎也不喜欢光秃秃硬邦邦的水泥地,更喜欢在我亲手铺的花砖上徘徊,在翠菊间的小路穿行。花朵拂过它的脑袋和脊背的时候,它会不会生出千朵万朵压枝低的感慨呢?

我邀请这只猫咪来家里吃饭,在它流露出告别的神情时,知趣地送客。猫神秘而独立,对人类只肯交出一半心,和它交朋友就必须尊重它的孤独。也许正因为如此,它反倒更喜欢来找我,一套神奇的机制,使它能够本能地捕捉到人类的善意。

今年秋天,我的咽炎犯了,嗓子痛得厉害。我突发奇想,翠菊是菊花的一种,应该也可以泡茶喝吧? 百度增强了我的信心。我试着摘了几朵,沏出的茶微苦中透着清香,喝了几天,嗓子竟然好了很多。那些刚刚绽放的红艳艳的花,在

地呆上一个上午或下午。离家几十载,逢年过节也偶尔返回,每次都蜻蜓点水似的,呆不多长时间就离去。故乡于我,是一个日渐佝偻的背影,更像渐渐远去的岁月。每到骄阳似火的季节,惟记公路两旁浓绿的林荫道,高一声低一声汹涌的激情,使我确信村庄没有老去,依旧处在青春年华朝气蓬勃。说来难以置信,不只是夏天,一年中总有一段时间,感觉蝉鸣就在耳旁回响,我经常怀疑,是不是自己耳朵的听力出现了问题,又或者,是不是每次返乡归来才这样?我无从确认,亦不知这种幻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想来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还是由它去吧。

后疫情时代,健康与自然密切相关,或许过于敏感,也可能仅仅是一种自我感觉,恍若今年的蝉声比往年清亮了很多,亦密实了不少,一蝉嘶鸣,四面八方争相回应,声势明显壮大了,这是好事。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灾难促使生态保护的意识开始深入人心。但愿我的猜测是对的。在我看来,蝉鸣简直就是天籁之音,灵动、飘逸、俊朗、嘹亮,即使人类再高明的演奏家,在它们面前都要黯然失色。日复一日不停歇地欢唱,犹如垂下一张密密麻麻的大网,遮盖了平庸与伪善,袒露真诚而美丽的一面。它是盛夏酷暑中的一针清凉剂,麻木的神经重新变得灵敏起来,坚硬的外表下心思日益细腻,一曲乡愁的恋歌在心头轻轻荡漾,慢慢融入无边无际欢乐的“海洋”,融入都市乡村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之中。

是的,生活不能没有艺术,就如夏天离不开蝉鸣一样。你听,一树吟唱豪放大气,热情点燃伏天;你看,美妙的男高音从树梢传来,与红彤彤的晚霞齐飞,诗和远方可不就在眼前?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我听的时候总是屏住呼吸,生怕遗漏下一点点信息。

要知道,在干燥的北方是很难见到蛇的,然而打蛇的情节她却说得绘声绘色,声情并茂,仿佛那条两米长的大蛇就在眼前,不信都不行。她是个不会撒谎和夸大其词的人。但,如果不是听她亲自讲,肯定不会相信她还敢打蛇!姥姥说,只有打死了它,以后再在周围拾草挖野菜才不会害怕。可想而知,在那个贫困的年代,野菜对于全家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后来我问她怕不怕,她说怎么不怕?都吓死了!

至今,我脑海中还清晰地留着那一幅画面。但她很少在人情世故上与人沟通或讲道理,她只是单纯地讲述她的故事。

所以她是善言辞还是不善言辞呢?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她很纯善,言辞里没有心机和秘密,没有套路和诡计,只有她真实的内心。

阿尔茨海默症严重的这几年,她有时会孩子气,会喜怒无常,日夜颠倒,什么也记不起来……她着急,也让人着急。

她有时会半夜跑出去,腿脚不好却能走几十里路,去她年轻时去过的地方,找寻那个年代她认识的人。

最后的日子,她已经记不起我是谁了,叫不出我的名字,却满脸欢笑,以前没说过想我之类的话,这时却拉着我的手一直说她真想我,怎么不常来找她云云。

她记不起我是谁,我相信是真的。

她说想我,我相信也一定是真的。

像一个公益广告说的,“他们忘记了一切,但从未忘记爱你。”她爱的儿女子孙一直在她心里,不容任何诋毁或侵犯。

她见面不识她孙女,睡觉时倒是经常呼唤她们的名字。

一生善良、与世无争的姥姥一定去了天国,上天也会好好眷顾她的,在那里愿她不再有病痛,不再有悲伤。

沸水里渐变,粉、浅粉、粉白……最后归于无色透明,在水里旋转飘摇,像一只只美丽的水母,又像一颗颗淡雅的心。原来它艳丽的外表下,藏着这么朴素柔美的灵魂。

突然就为年少时对翠菊的误解脸红了。以貌取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动植物身上,我太自以为是了。洞悉翠菊灵魂的颜色之后,我更爱她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跟我和猫咪一样,喜欢享受在翠菊丛中穿行的感觉。东邻家儿子,每次旁若无人地骑着电动车从这里经过,都会刚掉一些翠菊的花。我会按捺着心疼,默默地把那些花捡起来,洗干净泡茶喝;有人表示艳羡的时候,我也会与心底的不忍逆行,掐一把花送人。走着走着,我就变成了当年母亲的样子,而她,已经变成了泥土的样子。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宿命,来这世上,就是一种幸福。

翠菊在这条街上傻傻地开着,成为没落的城边村的一道逆袭的风景。霜降来了,我把它干枯花盘里的种子收集起来,用簸箕簸干净,慷慨送人。它的儿女们去了更多的街道,更多的村庄,去得最远的地方竟是江西。它在一位朋友的门前,操着古老而神秘的乡音,喁喁低语。她们会彼此听懂,它的小名,可是江西腊啊。

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很多条翠菊街。